



論語義疏
先進

1
B

服部文庫
117
233
6



117
233
6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先進第十一

疏

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者先後也所以次前者既還

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註先

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

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疏子曰。至先進者。此孔

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先君子野

人之異也。先進後輩。謂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

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後也。質朴之禮樂者。謂其

時輩。人進也。於禮樂者。以今野人之質。而君子其

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野人之質。而君子其

文則能隨時也。此故為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者

素而違俗。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者

如猶若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則先

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則先

至人。也。云。益觀損。則為野人。若以損益。則

禮樂。益。若也。云。益觀損。則為野人。若以損益。則

則為君子也。云。益觀損。則為野人。若以損益。則

有中。故謂為君子也。云。益觀損。則為野人。若以損益。則

有古風。以謂為君子也。云。益觀損。則為野人。若以損益。則

○先進比三王。乃為古也。此言無不。安國

結繩。則為今。故云近古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注鄭玄曰。言第

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

其所也。疏子曰。至者。也。○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

亦失于時。不復及仕進門也。張憑曰。道之不行。命

也。唯聖人安時而處。從。故不期於通塞。然從我於

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為心耶。故感於天地。將

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闕泰之門也。將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疏德行。至子夏。○此章

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云。德行。云。云

道。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為四科。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註孔安國

生之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為人之名矣。王弼曰。此四利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俱雖在。德行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貢者。第二科也。宰我。而顏子為其冠。云。言語宰我。子。曰。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對。之。辭。也。云。政。事。冉。有。李。路。者。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夏。者。第。四。科。也。政。事。曰。政。事。謂。治。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侃。按。四。科。次。第。立。德。為。首。乃。為。可。解。而。言。語。為。次。者。言。語。君。子。樞。機。為。德。行。之。急。故。次。言。語。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別。比。言。語。為。緩。故。次。言。語。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博。學。古。文。故。比。三。事。為。泰。故。最。後。也。

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疏子曰。至不說。○聖人為教。須賢啓發。游參之。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此欲以曉眾。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陳

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疏。子。曰。至。之。言。○。間。兄。為。昆。昆。明。也。尊。而。言。之。也。言。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騫。者。也。故。顏。延。之。云。之。無。間。謂。盡。美。也。

南容三復白圭

註

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疏

南容至

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云白圭有玷缺尚可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忽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云不可為也南容慎言語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過反覆修翫無已之意也云孔子云者重明南容蒙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更記之也苞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致猶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侃侃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已未聞好學者

疏

季康子

○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為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畧以相酬也故江熙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答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註

孔安國曰顏路

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

徒行註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

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

也疏顏淵死至徒行云顏淵死云者顏路請車

賣以營擲也淵淵家貧死無槨故其父就孔子請車

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三子

義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

孔子將不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拒之才謂淵淵

屬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者若各本天

各深昔我子死我自車也尚不賣之營擲今汝子

死寧欲請我之車耶縲協曰子雖才不可營擲也

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作槨也

由無槨也徒猶步也言我不賣車而步行為子作槨也

云以吾云云者又解不步行之意也言大夫位爵

已尊不可步行故也然實為大夫而云從大夫後

者孔子謙也猶今人為國官而云在府未脫左

也駿賄於舊館人不可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脫左

也鯉也無槨將以悟之且塞厚葬也請

顏淵死子曰噫註苞氏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予天

喪予註天喪予者若喪已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疏顏淵死至喪予云顏淵死子曰噫者噫痛傷

也云天喪予者若喪已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必

故曰天喪予。噫。諒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心繆播曰。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淵形外者。神。故知孔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疏顏淵死至為慟。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己。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

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疏顏淵死至為慟。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己。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自知慟。故問。

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者。初既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言若不為顏淵哀慟。而應為誰。即吾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註禮。貧富各有宜。

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註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

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疏顏淵死至子也。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也。一云。是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云。子曰。不可者。孔子止門人之厚葬。故云不可也。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

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云：門人厚葬之者，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緣回父有厚葬，我之意，故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緣回父有厚葬，我之意，故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緣回父有厚葬，我之意，故遂門人之深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疏：季路問至知死。云：季路問事鬼神者，外教無三世之義。

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而子路此問，事鬼神之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問過去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人事易，汝尚未能，則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能事鬼。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今日以後死，事復云何也。云：曰：未可知生焉。知死者亦不答之也。汝尚未知，即見生之難明。又焉能豫問知死，沒也。顧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能以應神。雖幽顯殊，而誠恒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閔子騫侍側。問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注：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

閔子騫至死然。云：閔子騫侍側，問閔如也者，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此

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閭閻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云子路行行如也者。亦侍孔子座側也。剛強貌也。子路性剛強也。云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此二人亦侍側也。和樂也。二子並和樂也。云子樂者。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我亦權樂也。云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子路獨剛強。故發此言也。由子路名也。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速禍也。自然。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註

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

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註

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

作也。疏魯人至有中。云魯人為長府者。魯人為政。更造長府也。云閔子騫曰。云者。子騫譏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為政之道。因舊事。自是如之何。何必須臾有所改作耶。如之何。猶奈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夫子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註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註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

未入於室也。註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也。疏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

論語集注卷之六

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
 門何也侃謂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
 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孔子得譏其門者或寡
 也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斷為人不可敬子路
 敬又為解之也古人當屋棟下隔斷為第子才德
 故曰堂窻戶之內曰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
 外曰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
 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
 也若近而妙處為室處為堂故子路若推而廣之
 亦謂聖人妙處為室處為堂故子路若推而廣之
 入室故下章說善人云亦不於室是也所以此
 前言入於門而門不敬為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
 路也○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譏瑟本非謂之子
 說孔子也解政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註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
 過猶不及也註愈猶勝也疏子貢問至及也○云
 張商子夏也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欲辨師商誰為
 賢勝也云子曰師也過者謂子張性繁冗為事
 好在僻過而不止也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疎
 闕行事好問不及而止也云曰然則師愈與者愈勝
 也子貢又問若師為事好過則為勝耶云子
 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
 異也故云過猶不及也江熙云聖人動為物軌人
 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
 以貽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註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也註孔安國曰冉求為

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攻之可也註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

責也疏季氏主可也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為公故

謂為周公也蓋周公且之後也天子之臣地廣祿

大故周公宜富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

今僭濫遂勝天子臣故云季氏富於周公也云而

求也云云者求冉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仕季氏

為季氏邑宰又助斂聚急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

也云子曰非吾徒也者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昔

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皆尚仁義今冉求遂為季

氏急聚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畜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

治如傷仁義云云小云者孔子先門徒諸弟子也攻

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爾而

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

者眾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

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譏於求所以

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宰是安國曰至士

也○卿士也○註孔安國曰至稅

柴也愚註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

魯註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也師也僻註馬

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由也嘖註鄭

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嘖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憶則屢中註言回庶幾聖

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憶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疏 柴也至屢中。云柴也。有累也。柴弟子也。其累在於愚也。王弼云。愚。好仁過也。云參也。魯者參曾參也。魯遲鈍也。言曾子性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師也。僻者師子張也。子張好艾其過。故云僻也。王弼云。僻。飾過差也。

云由也。嘖者由。子路也。子路性剛。失在嘖。嘖也。彌云。嘖。剛猛也。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者。記者上列四子。病重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舉顏子。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幾也。屢家每空。窮匱也。顏子庶幾。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忘財業。而數空匱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恒虛無累。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故顏特進云。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故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賢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大史叔明申之云。顏子立屢名。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驗之。

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為未盡。
 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者。謂此孔子又評子貢累也。亦有二通。一云。不受命。
 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
 殖。者。謂。財。物。又。一。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受。命。
 以。為。惡。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命。不。受。命。不。受。命。
 云。賜。木。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殖。
 之。業。恬。愉。不。足。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
 謂。子。貢。不。受。二。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憶。則。屢。
 中。者。此。亦。有。二。通。一。云。憶。謂。心。憶。度。事。也。云。憶。則。屢。
 貢。性。好。憶。度。一。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
 憶。不。信。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憶。度。事。理。
 必。亦。能。每。中。也。故。左。傳。邦。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
 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皆。有。死。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
 王。弼。云。命。爵。命。也。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
 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而。

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
 言。回。云。云。勵。賜。也。者。此。注。與。前。通。並。會。云。一。曰。屢。
 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者。此。注。與。前。通。並。會。云。一。曰。屢。
 心。也。謂。虛。心。也。禮。曰。虛。中。以。治。之。云。以。聖。人。之。善。
 道。者。謂。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云。此。害。者。
 並。被。孔子。教。於。庶。幾。之。事。也。云。猶。不。云。此。害。者。
 道。謂。庶。幾。之。道。也。緣。其。各。有。愚。魯。僻。嘖。之。害。故。不。
 能。至。知。庶。幾。之。道。也。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
 能。懷。道。深。遠。故。庶。幾。之。道。也。云。其。於。云。云。深。遠。者。唯。回。一。人。
 更。明。所。以。須。虛。心。之。義。也。云。庶。幾。之。道。深。遠。也。欲。知。
 庶。幾。者。虛。心。乃。知。其。道。也。云。然。亦。不。知。道。者。既。無。病。應。
 愚。魯。僻。嘖。之。病。也。云。然。亦。不。知。道。者。既。無。病。應。
 能。庶。幾。何。亦。不。能。乎。云。雖。不。窮。理。而。幸。中。者。解。其。
 不。知。之。由。也。申。先。解。憶。則。屢。中。也。言。子。貢。不。能。處。
 心。不。好。憶。度。雖。不。能。窮。理。如。顏。而。有。時。幸。中。幸。中。
 故。不。能。知。大。道。也。云。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
 受。命。而。貨。殖。焉。也。雖。非。天。命。而。偶。富。者。此。釋。不。
 子。之。命。也。偶。富。者。謂。家。自。偶。富。非。祿。位。所。得。也。然。

雖非時祿而富之。亦非清虛之士。故亦不知大道。云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憶事幸中。及家富榮心。所以並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孔安

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

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論篤者。謂口無擇言。

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

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也。疏子張問至

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云何。而可謂為善人也。云子曰。不踐迹者。答善人

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云亦不入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能入聖人奧室也。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人。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謹敬之辭也。故云。論篤是與。又能行君子之行。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人。孔安國曰。至室也。創業。謂創仁義之業也。聖人。論篤。至人也。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者。除麤取好。之謂也。論篤是。言語并善。故復無可擇者。之言也。云。君子者。云。色莊者。故無鄙惡也。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威而不猛也。是也。云。言此云。三者。言。行。色。也。云。威而不猛也。可為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為善人。云。必。備。三。皆。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闕奧室。論篤質正。有君子之自然。雖一

焉。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苞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註孔安國曰。當

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註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

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疏問子路

退之。○云子路問聞斯行諸者。斯此也。此於窮
窮救乏之事也。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聞有周窮
救乏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
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啓告父兄。如之何。
其聞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聞而行乎。言
不可也。云冉有問聞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
子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即行之也。云
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也。故先
領二人之問。答也。此領子路問也。云云。云云。
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已生疑惑。赤
公西華名也。云云。敢問者。敢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
敢而問之。云云。子曰。求也退。引之令進。所以答異
義也。言冉求謙退。故引之令進。所以答異。
兄也。云由也。兼人。故退之者。言子路性行。兼人。
好在率爾。故抑退之。必令白父兄也。或問曰。非引
必諮父兄。則子路非抑。若必不諮。則冉求非引。今
夫子云。進退。請問其旨。或答曰。夫賑施之理。事有

大小者車馬小或一食若其大者必諮小可專
行而由施無大小悉並不諮求大者小者必諮
由之不諮欲令其並諮引冉之必諮令其並諮
也但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患其退冉求性退雖引
不嫌其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

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註苞

氏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疏云子畏至敢死

淵後者猶是前被匡人誤圍時顏淵與孔子俱為

匡圍孔子先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至而孔子云汝

不還我言汝當死於匡難中云曰子在回何敢死

者顏淵之答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

山澤必先為出雲孔子既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

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孔云天喪予也庾翼云
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涉險
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
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
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為指南啓門徒
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言互相與為起予者也李
充云將以聖無虛慮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
乎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也輕死非明節故發顏
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註孔安國曰至後也○
於圍中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孔安國曰季子

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子

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註孔安國曰

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臣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註**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註**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註**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疏**季子然問至從也。○云季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誇已家能得此二賢為臣。故問孔子以謂此二人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之問者由求也。非大臣而汝云可謂大臣。故謂大臣異事之問也。云曾由與求之問者此是舉異問也。

曾猶則也。言汝問所以是異者則問大臣之事也。由與求不從也。則名不問也。云所謂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為大臣。乃可名為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聞孔子云若二人不為大臣故更云則既不以道及不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既不諫。為之乎。云子曰云者其君有惡事則既不諫。有弑上之事則二人亦不為大臣。故更云則既不諫。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深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說季氏雖中貴所以假言不能敬其言也。盡諫者以說季氏雖中貴所以假猶言已有豪勢能得臣此二人為多也。○**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之問也。謂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註苞氏曰：子

羔學未熟習而使之為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註孔安國

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註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

窮者也。疏子路至佞者。○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欲使子羔為季氏邑宰也。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

未習熟也。夫使其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

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

正而使之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及，故云「賊

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之為政，

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

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之為政，則必乖僻。乖僻

則為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

由不能正而使之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及，故云

「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之為政，

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

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之為政，則必乖僻。乖僻

則為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

由不能正而使之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及，故云

「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之為政，

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

子路曾皙註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也。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註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

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為其宰，則是習治

民事神也。此即是學。亦何必社稷？今為其宰，則是習治

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此語罵子路也。佞者，

汝仍云：「有民神亦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者為學之辭。

曰不吾知也。註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
 何以爲浴乎。子路卒爾而對。註卒爾。先三人對也。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飢饉。註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間也。由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註方。義方也。夫子
 哂之。註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註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孔安國曰。求自云。
 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
 子。謙之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註鄭玄曰。我
 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
 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黜爾何如。鼓瑟
 希。註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舍瑟
 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孔安國曰。置瑟起

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註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之。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註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註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註苞氏曰：為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註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註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疏子路至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云子路云者，此四弟子侍孔子坐也。云子路曰云者，孔子將欲令四子言志，故先說此言以勸引。

之也。爾汝也。言吾今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汝等
 無以言。吾年長而不敢言。已志也。云居則曰不吾
 知也者。居謂弟子常居時也。吾者。弟子自謂也。言汝
 等常居之日。則皆自云無知。吾者。則志各欲何為云
 者。言汝或有人欲知用汝等。汝等則志各欲何為云
 治哉。云子路卒爾對。及宜顧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
 更端。則起而對。卒爾對。卒爾謂無禮儀也。云曰千乘
 顧望。故云卒爾對。卒爾謂無禮儀也。云曰千乘
 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者。此子路言志也。云曰千乘
 也。攝乎大國之間者。此子路言志也。云曰千乘
 大國。而此大國又迫於他國。師旅者。言他國以大
 國挾己國於中。於大國也。云曰千乘。師旅者。言他國以大
 師旅。已國於中。於大國也。云曰千乘。師旅者。言他國以大
 者。之穀。為飢。乏菜。為饑。言己國既被四方。為大國
 陵。又自國。為飢。乏菜。為饑。言己國既被四方。為大國
 也。言己國。為飢。乏菜。為饑。言己國既被四方。為大國
 三國治之。而使民人皆勇健。又皆知識。方治也。云夫
 子

哂之者。哂笑也。孔子聞子路之言。而笑之也。云求
 爾何如者。哂笑也。孔子聞子路之言。而笑之也。云求
 冉求。汝志何如也。云對曰。方六七十。而求治之。云求
 也。言願得國。地方六十里者。而求治之。云求
 五言。如方五十里者。而求治之。云求
 退言。如方六十里者。而求治之。云求
 六言。如方七十里者。而求治之。云求
 治此小國。若至三年。則能使民足。云云者。言已願
 樂以俟君子者。又謙也。言已乃能人足。云云者。言已願
 民之禮樂。則已所不能。故請俟君子足。云云者。言已願
 爾何如者。求答已。竟故更問公西華也。云對曰。云
 云者。亦答也。非曰。猶非謂也。答曰。西華也。云對曰。云
 從此而後。學為之也。云宗廟之事。如會同者。此以
 下。並言願所學之事也。宗廟之事。謂人君祭祀之
 事。如會同。諸侯有會同之事。謂人君祭祀之
 小相。焉者。端。玄端。之服也。章甫。謂韋弁之冠也。言
 願君有祭祀。及會同之禮。云點爾何如者。赤。答既竟。不
 也。為小相。相君之禮。云點爾何如者。赤。答既竟。不

問曾哲也云鼓瑟希者鼓猶彈也希言故彈瑟也
瑟既得孔子之問將思所以對之也
而聲希也云鏗爾舍瑟而作者鏗投瑟聲也
對也起對者禮也點獨起則求已所起志者異於
對曰云云者撰具也點起而對云云已乘人之國等是
路求赤三子之志也孔子聞點志異故云春者春服既
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點志異故云春者春服既
各異亦何傷乎汝但當言之云曰暮春者三月有
成時此言志也暮春謂辰夏之三月也
四時三月有三月也初月為孟次者為仲後者為季
春是三月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單者五
未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單者五
成也云得冠者五六人者已加冠成人者未冠之稱
者趣舉其數也云童子六人也或云冠者童子未冠之稱
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童子未冠之稱
十人童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童子未冠之稱
十合為七也童子六人也或云冠者童子未冠之稱

浴乎沂者沂水也浴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
隨往沂水也浴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
請雨之壇也祭而請雨祭謂之雩雩也沂水也
故雨之壇也祭而請雨祭謂之雩雩也沂水也
請雨之壇也祭而請雨祭謂之雩雩也沂水也
下逐風涼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出登壇於樹
其上壇有樹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出登壇於樹
罷日上壇既稍晚於朋友詠歌而歸者浴竟涼
子之門也云夫於朋友詠歌而歸者浴竟涼
點之願是以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孔子聞
我志與點同也所以與進者當道消世亂也
者之故諸弟子也皆以仕進為心唯點獨識時變
與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尚鮮能舍其所長而為
至也夫各有所能尚鮮能舍其所長而為
賢所短彼三子者誠可親仰聖師矣然此諸
先王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遠不能假已鄙
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鄙

曾生起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精而遠於
 指高而適三子者出者子路求赤也人見孔子與
 茲陋矣云並先出去也云曾問後者言向者三子
 點故云云者皆既留後故問孔子也言向者三子
 所言者其理如何也云子曰其心也志也云曰吾
 子之言雖各不同然亦各是也其心也志也云曰
 親何言志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也言何也云曰
 子曰云云者答笑子路也言何也云曰
 應須禮讓而政是笑其卒爾不讓故耳夫為國者必
 讓路之志也耳云唯求路有為國之志則冉求亦路
 志於為國也若笑子路有為國之志則冉求亦路
 乎故云唯非何獨不笑耶既安見方六七路
 又引赤證我笑子路志也赤云宗廟會同會同

即非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者而我又何獨不笑乎
 赤之才德有明己不笑之故因美之也○誰堪大者
 乎赤又是也齒本曰哂大笑開口開則哂見故謂
 曰哂笑也○齒本曰哂大笑開口開則哂見故謂
 為笑者四時及禘祫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
 祭祀者四時及禘祫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
 見曰同者周禮六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
 而討之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庭外合諸侯而
 征禁亦隨其方若東方不命則命與東方諸侯共
 有禁此是時見方若東方不命則命與東方諸侯共
 聘曰問殷也而鄭玄注云殷視曰朝王受法此是
 聘曰問殷也而鄭玄注云殷視曰朝王受法此是
 事故諸侯問殷也而鄭玄注云殷視曰朝王受法此是
 是時聘曰問殷也而鄭玄注云殷視曰朝王受法此是
 人少故諸侯並遣臣來京師視王是殷視也

鄭玄云殷見曰同者廣視見之言通也云端玄端
云云者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
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玄端日視朝者容是
周未禮亂者也云小相謂相君禮者宗廟及會
同皆是君事而已願相之耳註孔安國曰至讓
也○徒猶黨輩也言求等所言皆是諸侯事與子
路猶是一黨輩耳笑者本是笑其不讓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疏

顏淵孔子弟子也所以次前者進業

之冠莫過顏淵故

顏淵問仁子曰尅己復禮為仁註馬融曰尅己約身

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尅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馬融曰一日猶見歸况終

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註孔安國曰行善在
己不在人者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註苞氏曰知其
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註鄭玄曰此四者尅己復禮
之目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註王肅曰

敬事此語必行之疏顏淵問至語矣○云顏淵問
子曰云云者尅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
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為仁也于時為奢泰過禮故
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為仁也范甯
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
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為仁矣云一日云
云者更解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義也言人君苟

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云為仁云云者行仁一日而民見歸所以是由己不由他人也范甯云言為仁在我豈俟彼為仁耶云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又請求克己復禮之條目也云子曰請云者此舉復禮之目也既每事用禮所以是復禮也云顏淵曰云云者回聞條目而敬受之也敏達也斯此也言回雖不達仁禮之理而請敬事猶用也語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註孔

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註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

在家為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疏 仲弓問至語矣云仲弓問仁者亦諮仁也云

敬如見大賓見大賓必起敬也又若使民力役亦恒用心敬之如承事大祭大祭祭郊廟也然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如此也傳稱曰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己及物則為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恕敬二事乃為仁也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敬又恕己及物為仁也卿大夫也既出門及使民皆敬又恕己及物為仁也並足故為民人所懷無復相怨者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註孔安國曰訥難

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

仁已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註孔安國

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疏

乎司馬牛問至初

問仁者司馬牛是桓魋弟也亦問仁也云云司馬牛問至初者其言也詎者答之也詎難也古者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說言於人仁事必為難也云云王弼云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詘便謂此為仁乎一云云者又答易言於仁事此便謂為仁乎則言語豈得妄出而難乎又一云行仁既難言仁則言語莫能勝也行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易言仁者不行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不敢輕言也○**註**牛宋人弟也○**註**牛名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註

孔安國曰牛

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註**苞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

憂懼也**疏**司馬牛問至何懼也云云司馬牛問君子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憂懼也云云子曰云者牛嫌

君子之坦蕩蕩故不憂懼而已故又諮之云子曰云者牛嫌云者內省謂反自視已心也疚病也言人生若外無罪惡內付視已心無有慙病則何所憂懼乎○**註**孔安國曰至解之○言牛常愁懼其兄之罪過及已故孔子釋云君子不應憂懼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註**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為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註苞氏曰：君子，疎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疏司馬牛憂至弟也。○云司馬牛憂者，孔子前答云：君子不憂也。云曰：人云者，此所憂之事也。云：無也。牛兄行惡，必致殘滅，不且則夕。即今雖暫在，與無何異。故云：我獨也。云：子夏曰：商聞之矣。者，商子夏名也。聞牛之言，故自稱名而為牛解之也。此不敢言出己，故云：聞之。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此是我所聞為說，不須憂之。事也。言死生富貴，皆稟天所得，應至不可逆。憂亦不至不可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死生云命，富貴云天。富貴比死生者，為泰。故云：天。天比命，則天為

緩也。繆播云：死生者，所稟之性。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賈不能遭時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為言，自然之勢。運不為主，人之貴賤也。云：君子敬而無失者，死生富貴。既理不易，故當委之天命。此處無憂，而此句以下，自可人事易為修物理也。敬而無失，是廣愛眾也。君子自敬己身，則與物無失者，也。云：與人恭而有禮者，此謂恭而親仁也。人猶為仁也。若彼有仁者，當恭而禮之也。云：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者，疎惡者，無失。善者，恭禮。故四海兄弟也。既遠近可親，禮如兄弟也。云：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喪無日，○疎惡解敬而無失，友賢釋與人恭而也。有禮也。○疎惡解敬而無失，友賢釋與人恭而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也已矣。註鄭玄曰：謬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

人之禍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也。浸潤之謬，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註

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

及之也。疏：行子張問至已矣。云：子張問明者，問人

則人易覺也。浸潤猶漸漬也。謬，謬也。夫拙為謬者，

受而不覺，如木之浸潤，漸漬久必濕也。故謂能

上之薄縟也。愬者，相訴也。云：膚受之愬者，人亦易覺

也。若巧相訴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為如人皮膚

人者，為塵垢當時不覺也。云：不行云云者，言人若覺彼

浸潛膚訴害，使二事不行，則可謂為有明也。云：浸

潤云云者，又廣答也。言若使二事不行，非唯是明

亦是高遠之德也。孫綽云：問而及遠者，其有高

旨乎。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

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根玄拔，鑑巧無

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喻彌深，微顯

之義，其在茲乎。顏延之云：謬潤不行，雖由於明

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遠不對於情，偽故功歸於明

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

鄭玄曰：至禍也。○此巧謬者，○馬融曰：遠也。○

巧愬者，也。如馬意，則謂內實之詐，可受若皮膚外

語虛矣。則謂為膚受也。然馬此注，與鄭不類也。若

曲曰：使相類，則當云：皮膚外語，非內實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令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

論語集注卷之六

二十一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

立註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

不可失信也疏問子貢問至不立云云子貢問政者

之也食為民本故先須足食也時澆復須防衛故

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衆離背胡

必使民信之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已止也子貢又

詰云已奉知之治國必須食兵信三事若假合被逼

耶云曰去兵者答也兵比二者為劣若事先法何者

則先可去兵也云曰必云云者子貢又問雖餘食

也云曰去食者孔子又答云若復被逼去中食

一則先去食云自古云者孔子既答云去食又

致死雖然自嫌故更此為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

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者迄今未有一國

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

信國立自古而無今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

故李充云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

之朝人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註鄭玄曰舊說

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駟不及舌註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

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註孔安國曰皮去毛曰

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

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疏棘子城曰至鞞也。

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樸而足何必用於文

華乎云子貢曰云者子貢聞子城之言而譏之

也夫子謂呼子城為夫子惜乎夫子說君子用質

不及文為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用質

牽一車故呼四馬為駟也駟四馬也古用四馬共

四馬駿足追之亦所不及故云駟不及古用四馬共

猶質也質猶文也者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

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也猶質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

其意也言汝意云云猶質也猶質也故曰何用文為

可也鞞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

政以毛文炳蔚為異耳今若取虎豹及於羊豕與

滅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

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政以文華為別乎

遂若使質而不文則何以別於君子與眾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註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

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註孔安國曰二謂十一而稅也對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註孔安國曰

孰誰也。疏哀公問至與足云哀公問云者魯

積年飢荒國用不足公苛賦重故民廢其業所以

而用足之法也云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何不也

徹謂十而稅一也魯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

亦猶十二而稅一既重民飢國乏由於十稅二故有若

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云曰二云去者

公聞有若使為十一故拒之也言稅十取二吾國

家之用猶尚不足今若為我十而取一乎故云
 如之何其微也云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若答君所得寬各從其業不足耶故云百姓
 百姓得寬各從其業不足耶故云百姓足君
 豐足則孰誰也云百先豐不足則君無足者
 不重稅也孰誰也云百先豐不足則君無足
 食空竭人一則民從公先豐不足則君無足
 謂誰與足也故謂熙云為家者與一足俱足
 民日計之可足已而歲計則有餘不思損而
 是揚湯止沸疾行也影徹字訓通故漢武名
 改天宜不言徹者一切藉通也依王制云古
 公田藉而不稅鄭玄曰切藉之言借也治公
 氏田五十而貢於殷此七稅之助周人百畝
 而貢於殷此七稅之助周人百畝而貢於殷

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侃案如記注
 家民人盛大則一夫受田七十畝周承於紂
 稍少故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一畝為
 一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一畝為
 通法也夏云貢者王是也夏民猶淳少於
 十分貢也夏云貢者王是也夏民猶淳少於
 貢也夏云貢者王是也夏民猶淳少於
 一為君借民力以耕作於一年豐儉隨其
 君不獲稅以民私者為去至周文而王畿內
 之貢法所稅然私者為去至周文而王畿內
 遂公邑之吏旦夕從國事為其役之聽公使
 恤其私也若王畿外邦國諸侯悉用之聽公
 以然者為諸侯專一國之政又宣公五年初
 故詩有非禮也穀遂及我私又宣公五年初
 畝傳曰公非禮也穀遂及我私又宣公五年初
 說既載私稅又云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
 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法其也
 有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註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

義崇德註苞氏曰。徙義見義則從。意從之也。愛之

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也。又欲其死

是惑也註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

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鄭玄曰。此詩

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足為

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疏子張問至以異

德辨惑者。問求崇重有德。辨別疑惑之法也。云

曰。云云者。此答崇德也。言若能復以忠信為主

又若見有義事。則從意從之。此二條是崇德之法

也。云愛之欲其生者。此答辨惑也。中人之情不能

忘於愛惡。若有人從己。已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

願其生活於世也。云惡之云云者。猶是前所愛者

而彼忽違己。已便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

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為

惑矣。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引詩。證為惑人之

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為異事

耳。之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註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不

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君。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註

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也疏齊景公問

至食諸

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于時齊弱為其臣陳恒所制景公患之故問政方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隨其政惡而言之也言為風政之法當使君行君德故云君君也君德謂惠也臣當行臣禮故云臣臣也臣禮謂忠也父為父法故云父也父法謂慈也子為子道故云子也子道謂孝也云公曰云云者公聞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國既有此四事也云雖有云云者諸之也公又言我誠言也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也○後陳恒弑齊君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片猶

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註宿猶豫也子路篤

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疏子曰至宿諾○云

偏也折獄謂判獄訟之事也由子路也夫判獄而能折獄也一辭亦足性直情無所隱者若聽子路之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為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宿諾者宿猶聞也言而便能斷獄也云子路無宿諾者宿猶聞也言猶許也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曉有言不逆也故不逆言許此人也註孔安國曰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註苞氏曰言與人等也必使

無訟乎註王肅曰化之在前也疏子曰至訟者

論語集注卷之六

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故孫綽云未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自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註王肅曰為

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也疏法子張問至以忠云云者答云言身居政事則莫懈倦又凡所行用於

民者必盡忠信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云約

章而亦可以禮自約束則亦得不違背正理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疏子曰

是云云子曰云云者美與己同故成之也惡與己

異故不成之也云云小人反是者惡與己同故成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

孰敢不正註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疏亦季康子問至不正云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者

也者解字訓以答之也言所以謂治官為政者正

訓中正之正也云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者表解政

上所自率己身為正之事則民下誰敢不正者耶李

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也註鄭玄曰至帥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賞之

不竊註孔安國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

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疏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國內多偷盜故問於孔子求除盜之法也孔子

對云云者孔子答多盜之由也子指季康子也竊

猶盜也言民所以為盜者由汝貪欲不厭故民從

汝而為盜耳若汝心苟無欲假令重賞於民民

為盜則民亦不為也是從汝故也李充云我無欲

而民自朴者也不為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

竊是不從其所令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

而民為之不止是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註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孔子對曰子

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註孔安國曰亦欲令

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

之化於上也疏季康子問至必偃○云季康子問

為政欲并殺無道之人而成就爵祿有道者其

好不故云何如也云孔子對云者孔子不許其

殺也言汝自為政由汝焉用多殺乎云子欲

善而民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終由汝汝若善則

民自善自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終由汝汝若善則

故也云君子云者更為民從上之道譬也君子人

君也小人君子云者更為民從上之道譬也君子人

所行其事如草也尚猶加也偃卧其德如風也民

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卧東西隨風也如

民從君也○風則草必卧東西隨風也如

論語集注義疏卷之六 三十四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註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註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

註

馬融曰佞人黨多也

疏

○子張問至必聞

云者士通謂丈夫也達謂身命通達也子張問云云者孔子知子張意非故反質問之也言汝意謂若為事是達而問之也故云何哉爾所謂達者卿大夫也子張答云者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及卿大夫者必並使有聲譽遠聞者是為達也云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偽敦實者歸真是義者既謂子張之道隔於達也云夫達者質直而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云察言而觀色者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者也云慮以下人者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云在邦云云者此人所在必有此諸行以達於人也云

云必達也。云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者。孔子更
子張說聞非達也。時多佞顏色。一行往亦能假顏色
為仁而不能行之。故云色取仁而行違也。云居之
不疑者。既不能為假。能為假。居此。而假。而能使人不
疑之也。非唯不為他所疑。而己亦自不復自疑也。
云在邦也。云云。既佞人黨多。故所在必聞也。縲也。
弊俗。沈亂。則佞人。多。黨盛。則多聞。斯所謂。歎衰運疾
行成。聞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
溺。石門。晨門。有德。如己。夫始。不聞。於世。近世。魏巍
蕩蕩。有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於世。並終。然顯
稱名。則。是。達。也。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於世。並終。然顯
孝。州。閭。稱。是。達。也。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於世。並終。然顯
云。此。所。謂。稱。在。邦。必。終。然。在。家。必。聞。實。者。取。仁。而。行。違。者。
也。不。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
者。不。必。有。實。實。深。乎。本。聞。浮。於。末。也。○。有。名。有。名。者。
之。至。踰。也。既。謙。引。謙。卦。證。不。可。踰。故。所。在。必。達。也。○。有。名。有。名。者。
之。義。也。既。謙。引。謙。卦。證。不。可。踰。故。所。在。必。達。也。○。有。名。有。名。者。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註。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墠
樹木。故其下可遊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註。孔
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也。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註。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
得報也。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疏。樊遲從遊於舞雩之
下者。此舞雩之處。近孔子家。故孔子往遊其壇墠
之下。而弟子樊遲從之。云曰。敢云者。既從遊。而
問此三事也。脩。治也。慝。惡也。謂治惡為善也。問崇
德。治惡。辨惑之事也。云子曰。善哉問者。將欲答之。
故先美其問之善也。云先事云者。答崇德也。先
事。謂先為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已勞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六

三十一

若能如此。豈非崇德與言其是也。故范甯云。物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為先。得事為後。所以崇德也。云攻其云者。答脩慝也。攻治也。言人但自治己身之惡。改之為善。而不須知他人惡事。若能如此。豈非脩慝與。云一朝云者。答辨惑也。君子有九思。忿則思難。故若人觸威者。則思後有患。不敢遂肆我忿。以傷害於彼也。若遂肆忿。忘於身。又災禍及已。親此則已為惑。故宜辨明知而不自為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苞氏曰。舉正直之人。

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退見子。

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註孔安

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註孔安

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臯陶伊尹。則不

仁者遠矣。仁者至矣。疏樊遲問至遠矣。云樊遲

子曰。愛人者。仁以側隱濟眾。故曰愛人也。云問智

者。樊遲又問智也。云子曰。知人者。孔子答曰。能

人之言。而問曉也。云樊遲未達者。達猶曉也。已曉

也。枉邪也。樊遲既未曉。知人之旨。子曰。云者。錯廢

之也。言若舉正。直之人。在位用之。而廢置邪枉。說

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為直。以舉也。云樊

遲退見子夏者。樊遲猶未曉。舉直錯諸枉之言。故

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云曰嚮云云者樊遲既見
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云子夏曰富
哉是言乎者子夏得問而曉孔子語故先美之也
富盛也云孔子之言甚盛云舜有天位選擇諸民
中舉以答舉直錯枉也言舜昔有天子位而不仁
者不敢為非故云遠矣即是一枉者直也云湯有
云云者恐樊遲猶未曉故又舉一條事蔡謨云何謂
不仁者遠去也若孔子之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
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化子夏謂
之去者亦為商之未達乃甚於樊遲也子夏言此者
美之知人臯陶伊尹之致治也無緣說其道化之
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案蔡氏之通與孔子無異但孔氏云不仁者遠
是遠惡行更若味而善行之則遠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辱焉

註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

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疏子貢問至辱焉云子

道也云子曰云者朋友主切磋若見有不善當
盡己忠告語之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也云否則
云云者不謂彼不見從也若彼苟不見從則使止
而不重告也若重告不止則彼容反見罵辱故云
無自辱焉○註苞氏曰至辱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註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也

以友輔仁註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

成己之仁也疏曾子曰在輔仁云曾子曰君子

以文會友者信朋友相會以文德

為本也。云以友輔仁者，所以須友也。政以輔成己仁之道，故也。

曾子曰：保赤也。文會文，時安國曰：文以文會，會以文會。

○保赤也。○文會文。○時安國曰：文以文會，會以文會。

○保赤也。○文會文。○時安國曰：文以文會，會以文會。

○保赤也。○文會文。○時安國曰：文以文會，會以文會。

○保赤也。○文會文。○時安國曰：文以文會，會以文會。

○保赤也。○文會文。○時安國曰：文以文會，會以文會。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保赤也。○文會文。○時安國曰：文以文會，會以文會。

